

T5419/0160(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慎修堂集卷之十四

河汾亢思謙子益著

表

擬端午日 賜輔臣紈扇併艾虎綵絲壽

縷謝表

嘉靖二十七年

天開令節陰陽際交會之辰 帝賚多儀恩禮
茂對時之典布仁風而潛祛氛祲章物采而顯
錫遐齡睠茲 大惠之便蕃詎意微臣之併及
寵隨時盛愧茲感臻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竊以四序成功始月實剛柔之遇三辰順度清
時修節序之儀故製輕箑以引涼飈尚虞室五
明之象佩虎符以消災沴則周家逐疫之規柔
絲章彩色之施壽縷致岡陵之祝是皆樂嘉辰
之有俶亦以慶化日之舒長詎若時物匪頒炳
矣 上方之寶 皇仁特被燦然蠶館之珍斯
不世之奇逢誠百生之嘉會榮逾晉錫喜溢豫
鳴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合陰陽

功收位育

同天之

道不言而四時行 如日之明有作而萬物覩
風行八極蒸黎蒙清謐之休文炳九圍治理致
淳龐之化絢五采以彰施 皇猷黼黻膺千齡
而受祉 帝道光明茲當一陰際遇之期正品
物咸章之候乘時撫運而禮洽羣工託物施仁
而 恩先百辟齊紈皎潔同月色以懸輝艾虎
森嚴儼霜威而凜冽錯 黃於瑞繭煥矣文章
祝壽考於絲絃介茲景福惟是特隆之 天寵
總非習見於人間捧之而涼思盈襟佩之而輝

華遍體盡消暑氣虛聞辟暑之犀潛引祥光允
若迎祥之籙昌辰佩德何日能忘竊念臣艾蕭
弱質襪線微材慶逢風虎之遭奚有山龍之補
謬承 駿惠曷報 鴻慈敢不解慍阜財覃布
薰風之化効忠宣力敷求熊虎之臣竭耳目之
能俾文成於五色殫股肱之義期壽洽於羣生
伏願 推恩天下 加志日中 君子德風永
建臣民之極 大人虎變懋成參贊之功 囿
一世於 文明躋八荒於壽域

擬 東宮冠禮成賀

皇帝表

嘉靖二十八年

元服誕加鶴禁啟成人之慶 隆儀適舉龍軒

茂佑後之謨欣主器之重明仰 聖皇之盡義

權騰 廟社慶溢寰區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頌

首竊以主鬯承祧元子繫萬方之望正容遜德

加冠寔五禮之先必成身之道既明斯理物之

功可建遐稽往則旁究彝章元良正而萬國以

貞大禮興而兩儀奠位故史雍致成王之祝而

范宣勤文子之規慨叔世之無聞遂隆儀之久
曠聿舉熙朝之締典寔惟振古之芳猷天意
昭垂人心悅豫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仁洽羣生德超邃古

頤神靜謐

式承滋至之休履道淵微丕顯篤恭之化亶聰
明而作元后垂衣裳而靖四方精誠孚格於

高

豐年屢錫子惠旁流於率土萬國咸寧

致廣大而盡精微觀會通而行典禮謂主器莫
若長子元良之位蚤隆而嘉禮貴於及時首

服之儀肇舉令辰吉月發祥當蒼震之期秘
殿法宮介福蒞嚮明之地日弁曰冕禮重三加
卜相卜賓儀隆再筮元冠朱綏亞本五位之等
威周冕殷冔兼三王之制度前星增耀少海揚
輝秩秩德音允懋羣生之仰雍雍禮度永綏
九廟之靈為人子為人臣已遠冲孺之幼志
近乎仁近乎義茂兼文武之全功虎步龍行異
日之太平天子神姿日表他年之利見大人
親則父而尊則君繼承允在祖有功而宗有

德感應無誣是誠億載之亨期百生之巨慶也
臣等虛叨宰職快覩宏規在位駿奔慶王制聖
倫之兼盡趨朝虎拜樂父慈子孝之教成
聖聖相成有子遠超乎夏禹明明在上無
憂允協乎周文伏願德厚流光禮明樂備
文謨武烈遠承祖禰之休聖子神孫恒作
臣民之主宗社奠安於有永本支綿衍於
無疆

擬 裕王 景王 冠禮成賀

皇帝表

元服同加帝子啟成身之禮崇儀兼舉聖慈
溥育德之仁仰嘉典之咸修見百祥之孔定懽
騰四海慶自一人恭惟

皇上德合重光心涵太始體仁蹈智而極建
中和得一履貞而功收位育配天配地登萬
彙於春臺資始資生躋八荒於壽域垂衣
裳而萬國理勳華纘列聖之休舉禮樂而二
儀昭制作冠百王之盛仙源錫羨振振詠麟

趾之祥茅土胙封濟濟翼鴻圖之大茲春秋
之既富允冠冕之已勝詢廷簡三正之元辰告
廟舉千齡之吉典鈞天廣殿鑿輿渙綸綍之
傳玉瑞分行鵠立儼衣冠之集敬身成德而制
重三加受慶承休而祥鍾百福禮儀有序龍
墀增鼎俎之輝兄弟具成駿業輦苞桑之固
凝旒端冕光昭伯仲之聯措笏垂紳喜集神明
之胄覩棣華之有韡欣桐葉之永綿為人子為
人臣丕茂彝倫之盡近於仁近於義聿觀德業

之新臣等幸際亨嘉叨塵法從巍巍蕩蕩恭逢
帝之蕃穆穆皇皇快覩本支之盛伏願
日新治化寔惟有道之長天保聖躬永享
無疆之福億萬載尊居宸極爰祝堯封百千
傳茂衍皇宗載歌周雅

賀靈雨應祈表

聖念勤民肅舉祈之典甘霖應候丕昭助順
之祥惟帝心孚格乎皇穹誠而無息迺靈
澤滂霑於率土天且弗違遐邇騰懽山川生

色恭惟

皇帝陛下 大德好生至仁育物 敷施化

參天地以成能丕顯 洪猷曠古今而為烈致

中和而建極玉振金聲 乘六龍以御天雲行

雨施豐年有象彌懷稼穡之艱盛治無虞恒切

蒸民之立顧茲東作甘澍未零雖匪損於農時

已上塵乎 聖慮未災而懼祇嚴籲 帝之忱

先事是圖茂秩祈年之祀誠無幽而不達神有

感而必通 綸音渙而雷雨旋興洪應如響法

典修而靈滋普遍大造允孚一占石燕之飛無

俟商羊之舞初隨風而霑霽不疾不徐爰竟日

以霑濡既優既渥垂甘灑潤而液滿盈布澤

流膏而太和洋溢老稚欣欣而相告感 帝力

之通草木油油以向榮見 恩光之默喻公

私沾足而豐穰已徵寰宇塵清而妖氛永息誠

羣生之巨慶萬國之休祥也 臣等叨塵法從快

覩蕃釐沐浴 湛恩殊愧涓流之報沾濡 清

化曷勝頌祝之忱伏願 化昭升景星慶雲

之疊見 穹祗集祉祥風和氣之與游 時雨
時暘保豐亨於有永 如川如日綿壽考以無
疆

賀冬至表 嘉靖三十二年

一陽亨復黃鍾協 天地之和萬國時雍 茲
極錫平成之福融風布序而 君道方隆化日
舒長而 天元允合慶 熙朝之盛會修亞歲
之嘉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貫神明 功無覆載 日新一

德精誠昭格乎 重 時勅萬幾仁澤旁敷

于率土 茂光前之駿業 功烈昭回 詒裕

後之鴻猷 訂謨佑啟 風雷震動肅清漠北

之塵 日月宣精遠暨朔南之化乃倉乃積尤

祈百穀之維蕃引養引恬尚 慮一夫之不獲

存心加志發政施仁 蕩蕩神功已奠二儀

之位 淵淵德澤盡回萬有之生嘉此時昌恭

逢星昴氣先緹室陰陽驗律曆之諧占應觀臺

雲物識禎祥之兆八神樹表欣晷度之攸宜一

線增長慶璿璣之順應陽歸陰謝于焉見生
物之心肆樂寢兵允矣協太和之會臣等
恩叨玉署慶祝璇霄抱獻履之微勤未効涓
埃之報際垂裳之昌運敬摠頌禱之誠伏願
育物對時龍德普正中之化踐長迎福
鴻釐緝純嘏之熙璧合珠聯象緯察玉衡
而獨盛日升川至壽祺同寶景以方長
賀瑞雪表嘉靖三十三年
玉殿躬祈聖主勤下民而川判越瓊霏響應

皇穹錫上瑞以交孚精誠極而天鑒不
違澤垂而民生允殖兆先豐歲揚喜色於
三農慶協泰符流懽聲於九有恭惟

皇上緝熙至道保合太和運大化於淵
微陰陽率軌躋羣生於仁壽動植交欣體
虛靜以儲神極高明而盡下采薇發咏湛
恩懷將士以來思黃竹興謠渥澤洽蒸黎而
在念威遐布而九塞塵清聖德升聞而
百神社萃顧茲寒沍嘉歲事之將成伊邇春融

尚雪祥之未集 懷深稼穡叩 金闕以虔祈
 禮重明禋徧 瑤宮而肅禱 天心昭格俄看
 萬里之彤雲 靈旣顯敷快覩六花之瑞彩始
 飄颻而有象倏浩蕩以無垠皜皜凝華宇宙廓
 氛埃之氣皚皚普潤山川呈珠玉之輝色耀
 上林璀璨忻連乎玉樹光浮 禁苑氤氳喜溢
 乎 瓊田仰和氣之充盈預慶來牟之盛挹寒
 威之凜冽已知螟螣之消是皆我 皇上
 德與 天而同體斯 誠有感而必通

也 臣等跡廁 紫霄幸接操觚之列詞慚白雪
 愧虛受簡之能沾濡屢沐乎 鴻庥頌祝祇勤
 乎雀躍伏願 景福誕膺五氣協 瑤圖而順
 布 嘉徵滋至三靈擁 玉曆以延長 川至
 日升永建中和之極 雲行雨施恒歌大有之
 年

賀萬壽聖節表

天地鍾祥誕聖啟中興之運帝王受命承禧欣
 載夙之期介萬壽於九重祝千齡於四表懽騰

寰宇慶洽神人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光上聖仁洽普天幽贊神明垂

衣裳而致治範圍天地躬道德以帥人精誠昭

格于高 豐年屢錫子惠聿先於億兆大賚弘

敷體仁以長人化理兼皇王之妙主靜以立極

中和收位育之能運獨化於陶鈞功成治定躋

羣生於仁壽德溥化光寔惟豐亨豫大之昌辰

恭值虹流電繞之嘉會百生巨慶千載休期澄

爽氣於重霄清商應候絢黃雲於禁籞嘉穗盈

疇金颺噓顥氣以氤氳珠斗拱壽躔而燦爛至

誠享帝式瞻蛛喜之祥一德動天懋介鴻釐之

慶百神擁祐萬國朝宗開閭闔于九天來東方

之紫氣罄懽呼於百辟仰北闕之紅雲仙掌露

華擬注堯尊之獻蓬山瑞色願同聖筭之延臣

等叨塵密勿倍萬鴻私幸奉昌明曷勝雀躍荷

乾坤之覆載情實切於瞻依仰日月之照臨惟

有勤於頌祝伏願昊天申命萬年畀壽域以弘

開上帝降康億載麗福星而久照壽考作人甲

子遠超乎四百悠久成物春秋奚啻於八千

賀正旦表

嘉靖二十七年

玉律祥開四始協熙和之運
璿璣政順三陽
成交泰之功
景福介於一人乾始資乎萬
物神民胥慶海宇騰懽恭惟

皇上
極建中和
神凝清穆
恩覃九有裁

成收位育之功
德竝三無闔闢兼陰陽之妙

體元居正四靈至而百祿攸同
養素含真

七政齊而三辰順度
設神道之教精誠克對

乎
高
溥
大賚之仁曠蕩恒先乎
煢獨金

甌鞏固寔惟有道之長
玉燭調和方衍無疆之

慶欽崇
天道敬授人時惟茲陽長之辰快覩

維新之眷
撫青陽而迎景祚肇嚴端月之儀

協太簇以握
丕圖式考三微之運和風洵穆

播元氣於鴻鈞化
日舒長躋多方於壽域雲

開
閭闔簪裳儼鵠立乎千官瑞遶
蓬萊玉

帛肅駿奔乎萬國臣等叨鉉鼎耳殊慚調燮之

能共慶泰階竊被
清寧之化陽和盈宇宙贊

襄奚補於天工聽履上星辰遭際惟歌乎 帝
 力伏願 對時育物聿成熙皞之風 壽考作
 人載錫康寧之福膺千春之寶曆遐齡同泰道
 以方隆綿億葉之 仙源廣運茲乾行於有永
 賀 西苑瑞穀表 嘉靖三十七年

上 錫慶太和發育于 天田 聖壽延祥靈
 貺顯敷于 帝社覩 嘉禎之應候忻 眷命
 之方隆遐邇懽騰臣民喜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合乾坤 仁均雨露 奉三無

以臨九有大化裁成本 一德以格 重 至
 神孚契 心先稼穡育萬彙以蕃鮮 志切烝
 黎囿羣生於樂利 均調元氣而寒暑罔愆
 默贊化機而雨暘不忒惟明靈之效順迺上瑞
 之昭宣成萬寶於西疇燦 一星於南極祥開
 靈稼期協 虹辰豐衍同榮挺叢芳於漢畝綿
 延並茂紛接穗於周原沃根飽膏澤之滋成實
 應盈虛之會連莖擢秀儼璧合以珠聯共榦分
 芳類金雕而玉琢三岐雙穗象參天兩地之

神功五十五莖合陰偶陽奇之全數矧地當
內苑寔和氣之攸先節屆誕辰仰皇庥之
茂集睠茲嘉瑞式協昌期匪惟適用以稱
珎寔曰應時而見寶是宜潔染盛而享上帝
昭明德之惟馨陳簋簋而奉宗祧示孝思之
可則昔唐叔紀周庭之瑞僅爾一莖曹植頌魏
世之祥未聞竟畝詎如今日實邁古前致
和孕氣化之祥種德兆物生之盛顯太平於
有象民力普存卜壽考以無疆天心克享

臣等幸塵覆育曲荷生成久叨鼎養之恩

奚能報稱快覩豐年之瑞曷罄揄揚伏願聖

曆丕增駿命天綏於孔固帝圖有赫鴻

釐日至以方新四靈萃而禮樂興千古仰中

和之極五穀熟而人民育萬方壽大有之年

擬唐中書令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錄表開元
苗年

寶節天開四海際光明之運瑤編日就萬年昭

鑑戒之規爰勤一得之研摩少効千齡之頌

祝事存殷鑒義比湯盤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竊惟英君邁德咸稽往哲之遺賢士効忠必道
古先之跡鑒於有夏書著明徵程是先民詩垂
至戒蓋學於古訓乃有獲稽古者所以見今而
鑒於成憲則無愆觀人者可以正己遐稽往軌
對越昌辰茲蓋伏遇 ○○○○ 剛健性成
聰明神授 範圍天地無為而六府修 幽贊
神明有作而萬物覩 一戎衣而平內難盡消
金革之風 三無私以惠萬方普錫清明之化
道通粹美治極高明 金玉其相德已純於

百鍊容光必照明允見乎萬方慶茲四海之同
春復值 千秋之令節布金飈於天表一氣潛
敷開玉鏡於雲端八荒普照懽騰朝野慶洽神
人凡茲台鼎之司率有金鏡之獻 臣沐 恩特
異効敬亦殊竊謂 玉府天家必不乏瓌奇之
寶而前言往行或可為蓄德之珍近遵 文皇
以古為鑑之謨遠則伏羲制器尚象之義編摩
載籍蒐輯典墳探是非得失之源究治亂興衰
之故躬親鉛槧竭智力以披沙勉効鑽研罄心

神於磨垢篇章就緒萬年之美惡具形簡表裁
成千古之妍媸洞見對臨匪懈或為反觀內
照之資顧諟惟勤庶有觸目警心之助遂忘固
陋爰輸芹曝之懷仰瀆宸聰少効華封之祝
尚冀重瞳之表俯垂乙夜之觀竊念臣昏
愚蠢質頑鈍庸流蚤荷鑪錘媿未能於從革茲
承作礪殊未克乎斷金蠡測海而蚤負山戰兢
已極露增流而塵足嶽勉效方勤伏願鑒觀
有赫旁燭無疆能自得師運四方於掌上

與治同道照天下於日中玉振金聲永建
中和之極日臨月照弘施覆冒之仁

擬賀大閱表

隆慶三年

聖德御乾文治誕敷於六合皇威奮豫武功
肇訓於三秋翠華嚴清蹕於長楊五兵胥慶
黃鉞省軍容於細柳衆枝咸精大業光前偉
觀啟後臣某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竊以乾坤
成化育之功陽舒陰肅天子建中和之極武
緯文經惟二柄之兼操交修匪懈斯羣心之砥

勵庶績其凝粵稽往代之隆恭邈熙朝之盛
儀文矚列典則照懸蓋世雖治而戰不可忘故
武必講而患斯有備周宣致車攻之賦漢高肇
會陣之規宗講武於驪山戈鋌易色藝祖訓
戎于近郭擊技爭雄我聖祖之龍飛躬擐
手介冑逮文皇之虎變口授乎韜鈴宜
宗較騎士于兔山英廟肄材官於西苑
神謨雷動無非飭內治以奠外寧睿筭風行
要曰奮武衛而揆文教洪惟先帝俯察邇言

旨下春曹未遑遠略道待人而斯舉禮必世
而後興快覩隆儀忻逢嘉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明內運信順外符學務緝
熙德成精粹乾旋坤轉闢政教以維新
兩施雲行沛仁恩於有赫遐觀往烈近守洪
謨御講殿而接儒紳心契帝王之要道幸
辟雍而育髦士首頌道德之微言念同文之化
有成而振武之功宜續爰究京營之制允為
宗社之依豈惟強幹而弱枝寔以

而尊

夏慨昇平之既久遂怠忽之相仍團操徒襲乎
虛聲藝業曷臻乎實效王言時勅練習俾勤
法駕期臨簡稽必審仰重離之畢照燭宿蠱
以無遺天聲震而士氣惟揚廟畧孚而輿
情胥悅距超欲奮觸抵爭先廼序屬乎秋深卜
辰和于日吉六龍順動雕輿暫發乎宸居
萬騎後先羽衛森羅乎御幄百神翊護而紺
宇澄清列曜貞明而蒼穹流彩紅雲捧華蓋
煥然行地之中佳氣繞蓬萊恍若自天而下元

戎啟道六事景從水衡表壁壘之區星羅碁布
金鎧列營屯之次類聚羣分登壇重巽命之申
選隊試師貞之律旌旂絢爛倬雲錦以經天戈
戟光芒燦珠璣而照乘劒氣遙連乎斗極甲光
上麗乎星虹鳥陣鷹揚銳直圓方之迭出龍鈴
豹畧正奇常變之莫窮制勝決機已見萬人之
敵穿楊貫革奚稱六郡之良無譁而不俟於枚
銜有勇而奚須於鼓作睠此兵威之盛悉資
神武之功是惟精訓閱而振威靈用以杜奸萌

而消冗逆允為止暴豈曰觀兵嗣瞻綸綍之
渙頌耳提面命繼見金錢之晉錫第賞旌賢
將校懽騰共壯平之氣師徒踴躍益堅報
國之心臣等鵠立清班勞未伸於汗馬駿奔令
典才有愧於飛熊陟迹戎兵願繼周公之烈憲
邦文武期同吉甫之猷伏願不戰而屈人兵無
為以守至正心存天下益隆保大之圖治倣日
中愈切持盈之戒歛時五福億齡綿玉曆之祥
守在八極鞏金甌之固

擬 賜學士宋濂 御製文集及紙幣文

綺謝表 洪武十年 辛酉陝西程文

聖訓萃編海宇仰 星虹之煥 皇仁晉錫蓬
茅荷 雨露之施矧寶楮之輝華製從 秘府
兼繡紋之燦爛巧出 天機 寵賚優隆祇承
愧懼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典謨載
道垂萬世之章程錫予示褒表一時之會遇微
言大義必待人傳異數殊恩惟其德稱故帝歌
有作爰述意于良臣而衣匪頌迺申重于君

子慨道微而聖遠遂賞濫而政乖示宮體於世
南詞非雅正頒集詩於中立身阻登庸齊臣銜
耀乎銀光競侈新恩之美唐室特頒乎綾綺徒
仍舊貫之修是惟窮靡麗於謏聞奚裨大道竊
寵靈於末技豈值明時詎意庸愚兼逢盛美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文武生知

聖神廣運止戈戡亂

復中國之綱常易俗移風興先王之禮樂天
經地緯闡繹文謨日就月將緝熙帝學躬

樸素以先天下垂衣裳而靖四方簡牘旁求普
文明之盛治經綸顯設開道統之真傳聖已
集乎大成志不遺乎小善遂令朽薄得沐洪
慈竊念臣訓詁鄙儒詞章賤品玩心筆札豈舒
卷之能知遁迹布韋詎彰施之可助恭遇右
文之主幸為委質之臣起草明光殊非綵筆
校書天祿未值青藜往行前言忻預編摩之末
高文大冊慚無黼黻之長蒲質漸零丘園自貢
葵心不易禁闈重升咫尺威嚴瞻耿光

於晝接頻仍 綸綍翕顯氣於春和覲禮告成
 鴻恩愈厚 宸奎昭示雀躍殊深緬懷輯錄
 之叨塵茲慶 寵頒之特及 皇猷 帝範照
 耀韋編 大烈豐功昭回縑素流輝烜灼疑瞻
 旭日之重光垂采氤氳若覩卿雲之五色瓊瑤
 方獲珍幣蕃加楮券精純寒素獲懷資之富織
 絲艷麗衰孱被晝錦之榮百朋誇美利之充盈
 五采侈服章之 寵異曲蒙 大賚駢集微軀
 龜寶肅將喜養身之不匱鵲梁在念恐濡翼以

貽譏臣敢不 文命對揚什襲奚稱乎琬琰

綸恩永戴世傳期踰乎雲仍伏願 乾元不息

離照恒明建 皇極以敷錫庶民觀人文以甄

陶天下裁成大化 九重垂拱於無疆保合太

和萬國咸寧於有永

內殿祭 先聖 先師遣輔臣代拜謝表

代作

神聖繼天萬古啟傳心之學 君師建極一人
 躬道統之傳泝先後之淵源舉精禋之典禮欽

承簡代寔切衷兢恭惟

皇上文武聖神齊莊中正參天兩地極裁成
輔相之功繼往開來隆鼓舞作新之術觀會通
而興禮制應圖協五百之期建皇極以敘彝倫
聖人在天子之位凝神清穆窺邃古之淳龐
體道淵微參見聞之脈絡謂巍乎五帝寔開吾
道之先而美矣三王爰繼斯文之緒周公成文
武之德三禮昭垂孔子盡刪述之功六經具備
是雖君臣之異位實惟心法之相承探本窮源

既周行之有自報功崇德宜敷薦以加隆慶洽
昌辰屆茲吉月爰修大典過命微臣俯竭孚誠
祗嚴對越駿奔有赫冠裳凜帝命之肅將明德
惟馨庭戶儼聖真之陟降神洋洋其如在民蕩
蕩無能名是蓋道造其極而見之真故禮致其
隆而報之盡者也臣蚤志聖師媿羨墻而未
見茲逢君父恍秘殿以親承一介之遭於斯
極矣百生之幸何以報焉伏願令終有俶受福
無疆作之君作之師永錫臣民之極得其名得

其壽遠開道學之傳

幃詞

賀郡侯張前溪薦留幃詞

有引

三載奏功循吏答 勤民之寄一封薦士臺臣
攄為國之忠留北上之旌旄慰西方之繫戀神
人胥慶遐邇奇逢恭惟 門下德性昭融道心
淵靜賢其秀矣文華擅班馬之場明且哲兮才
美入周公之域蜚聲弱冠麟鳳呈 上國之祥
奮迹 清朝騏驥騁康莊之野廬江初試而化

溥祥刑民部再遷而操嚴苦節分司薊北四方
仰出納之公剖竹河東萬姓沐清明之政寬逋
省費而里閭咸蘇弭盜防姦而疆場寧宇慈祥
敷政野成乳雉之風冰蘖飭躬梁著懸魚之蹟
片言可以折獄一介不取諸人執一實以御百
虛明無不燭審五辭以聽兩造民自不冤理善
烹鮮而匹夫被澤政釐張急而庶績其疑名上
逮于 九重黎民怙恃課奏成于三歲旌旆戒
途一郡若狂欲遂挽攸之願衆心似渴曷勝借

懷修堂集 卷古 三
寇之思迺臺臣察衆庶之公情爰表薦成扳留
之至計同舟共濟效忠赤于虞廷一札十行下
絲綸于晉鄙古今盛典上下交孚鼓萬彙以
同風囿羣生於冬日欣欣相告樂得小人之依
蕩蕩難名永蒙君子之澤公恭逢嘉會曷罄揄
揚留一路之福星已見羣心之愛戴作千間之
廣廈尚回天下之歡顏僭綴俚言少伸祝頌詞
曰 明公敷績 彤庭去蒼生借寇愁無助戀
朱輪攀隼輿忽 天使留行抗疏 恩詔來宸

御循吏仍裨黎庶四境懽傳喜語億載垂嘉譽

右調應天長

賀少冢宰張臨溪應 召還 朝幃詞引有

紫泥特簡撫綏功懋於中州 丹詔頻頒掄選

恩隆於 北闕竭賢勞而匪懈時踰三秋荷

天眷之游隆寵承再命文昌聽履班先八座

之崇銓選持衡任貳六卿之長 大人有造善

類交懽 聖主得賢輿情胥暢恭惟 門下道

覺民先智周物表秉忠貞而報 國以文武而

慎修堂集 卷之四 二四
憲邦瑣闥抗章風采想聞於天下省臺宣績經
綸素定於胸中晉司憲紀於嚴廊出布王章於
河洛精神鼓舞遂易俗以移風經濟昭宣悉庇
民而尊 主賞刑並設罪功舉協乎勸懲職業
交修名實莫眩乎綜覈誕敷 國澤民安畎畝
之居肅振臺綱吏凜冰淵之畏頑冥屏息疆宇
戢寧令出而衆志悉孚法行而人心允服雖
機默運如大造以難名而嘉績外彰有成功之
可見勳華上徹宜 五位之深知寵渥駢加豈

羣工之易及僉言久屬渙號用頒甫擢貳卿理
例成於南國旋躋首部鑒流品於中朝蓋冢司
表率乎六曹而銓部綱維乎萬化聿求碩輔俾
秉洪鈞辨論材賢用升沉乎百職延招俊乂爰
左右乎 九重寔惟一德格于 皇天是以重
巽申乎 帝命植表儀於海宇多士改觀懸冰
鏡於 朝端百生交慶 明良志合光簡冊於
古前忠信道亨樹風聲於來祀么叨塵屬秩獲
奉章程巖石維新方交馳乎頌祝斗山望久寔

自幸乎依歸願調商鼎之和用普周行之慶有
懷雀躍敬效蟲鳴詞曰 梁園時雨歇正日轉
棠陰風生林樾六合塵清萑葦息一望桑麻色
淳報道東君御祥飈入扶 日月岳橫雲河流
聲切共願緩征車發 從前試數經綸憶青瑣
封章江湖節鉞狂瀾一筆畏途九坂臣勞祗竭
銓衡寄重照汗簡丹心華髮願于今圖上雲臺
功施 天闕

右調玉燭新

壽憲伯蹇文塘幃詞

有引

鴻釐申錫耆英啓壽節之祥燕賀承懽喆嗣展
春和之慶堅一心而報 主世篤忠貞聚百順
以娛親家傳孝友繼河汾之遺愛羣黎疊詠乎
甘棠育穎汴以庭規品彙庇陰于喬木夫箕疇
福五率由一德之孚而君子樂三首重二親之
順自昔罕膺之盛美乃今兼得於仁賢恭惟
門下道心鎮定德性冲和卓識與幾展也萬夫
之望高標特立偉然一代之英登庸早典乎戎

機明試久深乎 國體孤忠自許期弘安攘之
訐謨直道而行未究恢隆之大業迴翔外服淹
抑午衢隨地殫勞愈勵匪躬之節安貞履順弘
敷濟物之仁恢恢理解乎艱繁傳無滯節疊疊
撫摩乎疲瘠民有頌聲循良章焯於東方譽命
簡知于 宸極倚歟令子並際明時庭訓淵源
用經術潤飭吏事嘉謀繼序竭股肱服勞 王
家 龍節同持風望冠一時之美隼輿並駕澄
清淨萬頃之波世方期大作以罄壯猷公獨志

卷懷而明嘉遯寧久耽乎組綬遂致役乎彤神
身未老而得閒翔羽儀于雲路心無營而自樂
植楷則於寰區時屆仲陽忻承初度融風方動
乎江蒲瑞色先浮乎苑柳舉觴燕喜今擬綽約
之仙真射矢兆祥夙孕中和之正氣月殷既望
天作佳辰九十日而為春淑景履舒長之半億
萬年而獻壽對時綏禔福之全宜伉儷以同榮
雖雖偕老詒子孫以逢吉濟濟呈奇琥珀盃浮
同祝方增之筭綵斑衣試胥承滋至之麻繁花

迎遲日以舒妍瑞鳥協懽聲而送曲允嘉祥之
駢集寔作善之感通昔魯國德明爰賦耆艾熾
昌之頌而益州化洽是興和平宣布之謌蓋仁
恩世及於旄倪迺誦讚聲騰於士庶公河潤夙
沾每切依歸於南斗冬暄茲被愈深受戴於中
天莫陪真率之英遊心飛洛社歆豔耆年之妙
繪目極睢圖幸依德宇以旃幪恍若光儀而諦
奉敬摛俚語馳賀遐齡詞曰 春中候時和景
轉方長惠風輕鶯穿芳樹呢喃燕語雕梁喜華

堂玳簪珠履慶仙翁嘉誕迎祥花甲纔過精神
龍馬更羨齊眉有孟光同清宴兕觥胥上遶膝
盡珪璋堯封內四民遙祝萬壽無疆 羨盛年
仁聲憲績卷懷都付仙郎向鳳山旋栽修竹傍
渝溪小鑿方塘時止幽人頻來騷客鷺聚鷗浮
機共忘樂一川佳景歲寒盟結永徜徉還應見
恩來北闕 鸞誥輝煌

右調南山壽

啟

宴潘筮江中丞陟少司寇啟

帝簡光膺綸綍燦麟符之錫賓筵肅啟絃誦騰
燕賀之懽頌 聖主而得賢臣人心和悅登百
工而凝庶績 帝載咸熙寵榮開泰運之亨宴
樂協需雲之會恭惟 門下忠誠天植明哲性
成碩德庇民允矣萬夫之望傑才命世卓然三
代之英抗一德以格天攄至誠而動物誕敷
國澤民安猷畝之居丕振臺風吏凜冰淵之畏
德澤覃霑於率土勳華上徹於 宸旒台揆惠

疇仰 一人之有慶祥刑化普占四海之無冤

△獲奉章程不盡依歸之幸忻逢嘉會曷勝頌
祝之懷謹擬月之某日執饌於某祇迎台駕月
吉辰良敬效稱觥之矩氣清天朗允惟肆樂之
期伏冀祭戟榮臨檐帷俯駐布春風於廣座躬
瞻贊化調元麗法曜於中天快覩芒寒色正康
侯晝接叶義經蕃庶之榮既醉太平介周雅昭
明之福

貢院落成宴按臺啟

賢科茂啟巖廊需俊乂以登庸文苑聿新棟宇
應奎躔而奠麗慶鴻圖之振起式燕喜以告成
恭惟 門下至德難名全才不器高明光大示
我周行憲紀綱維惠茲中國謂肅法在時巡播
皇風於八郡以求賢為急務敷化雨於諸生
欲弘材館之延經始文闡之作師虞出入而既
竭心思高遠廉堂而彰施色采風簷敞豁上連
斗極之輝雲閣軒翔俯壯河山之氣惟大人舉
禮樂天地為昭寔君子有徽猷文明以止公欣

逢盛典慶秋月之高懸樂預壯觀希春風之廣
被薄言卜日仰冀披雲敬擬某日執饌於至公
堂奉迎台駕伏願玉節榮臨朱轡俯駐布陽和
於梁苑桃李成蹊炳麗日於崑岡璠璣生色亨
衢廣闢需雲當宴樂之時嘉穀方登既醉咏太
和之雅

宴刑部侍郎趙方厓啟

金鉉登崇淑問聲高於八座 玉書簡在祥刑
勳溢於三河政教攸沾吏民胥慶恭惟 門下

慎修堂集 卷之四
厚德庇民宏才緯世文昌司禁心涵萬物之春
寶鼎調元道合四時之序 宸衷特眷 綸命
光膺履聲暫隔於雲霄車轍周臨於河洛例成
式敬喜萬姓之無冤欽恤誕敷仰 一人之有
慶公瞻依有素忻慰惟深龜卜吉于庚寅豉遥
臨乎甲帳伏冀謙光俯賁晉晝生榮仰法曜之
麗天快覩輝光之燦慶春風之滿座忻逢和煦
之祥

宴吳容堂侍御啟

繡斧時巡方岳聳憲風之布玉書特簡河山忻
帝命之新快覩鴻休曷勝雀躍恭惟 門下
令德宜人高名華國奮濟時之經術望溢寰區
持震世之英標風生臺閣孤忠自許一德交孚
欲資鼎鼐之功先試鹽梅之用阜財解慍敷渥
澤於東河足 國籌邊奏膚功於 北闕公叨
分疆土幸奉章程候飛蓋之南來方切瞻依之
慶望仙舟之西指曷勝係戀之私謹擬某日執
饌郊亭奉延台駕伏願禱帷俯駐旆戟榮臨法

惟修堂集 卷之四 三十一
曜麗中天喜山川之生色和風噓大地忻草木
之回春

宴左轄呂玉窓陟京兆啟

帝簡光膺揄選重神州之寄賓筵式啟忭懼慶
薇省之榮 聖主而得賢臣人心和樂哲人而
乘景運 帝載咸熙禮樂輝煌旄倪鼓舞恭惟
門下厚德鎮浮直聲起懦冠諸儒之妙選石
室抽書振百代之高標瑣闥抗疏一麾出守百
折不回臬臺肅勅法之規藩省敷保民之惠中

州再歲渥澤尤深光奉 新恩保釐 舊國化

行江漢培萬世之本根勳勒旂常樹千齡之事
業 幸奉光儀忻逢盛典珪璋清廟遭逢慶泰
道之開廣樂洞庭宴喜協需雲之會穆卜庚辰
之日敢扳甲帳之臨和氣充庭願獲依仁之慶
春風滿座用誦飽德之章

宴吏部侍郎張臨溪啟

銓衡地切清華冠玉笋之班藻鑑聲高名德應
金甌之選增輝光於政本聳觀聽於儒流快覩

鴻休庸伸燕賀恭惟 門下至神廣運盛德難
名奮經世之徽猷羣生成若肅匡時之軌度庶
績其凝 上帝眷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
功施 王室簡在 天心方資弼教於留曹遂
晉統官於選部屬僚胥慶 朝野騰懽公瞻依
有素慶幸無涯忻茲大人征吉之辰式舉既醉
太平之典謹卜月之某日執饌於某堂忘蒙瀆
之為嫌冀謙尊之寵賁伏願台垣下燭咸依乾
緯之光華冰鏡昭垂共荷洪鈞之鼓鑄

宴謝高泉中丞致政西歸啟

龍節東巡熙載丕揚乎茂烈鴻達西邁辭榮樂
遂乎 襟凡仰渥澤之甄陶咸切衷懷之係戀
謹擬某日祗潔郊亭薄陳祖席仰祈法駕俯駐
征輪瞻德曜於高穹曷已依歸之願被春風於
咫尺難名發育之仁

慎修堂集卷之十四

慎修堂集卷之十五

河汾亢思謙子益著

雜著

擬弭災疏

臣聞之董仲舒曰災異之來天心所以仁愛人君也夫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萬幾之繁人君以一身臨之其乖違而舛錯者恒未必其無而人君亦未必其知也惟天之聰明則日鑒之人事失於下則象變顯於上盖欲為君者仰思而懼

勵行修身則昭德塞違而天心孚格矣故曰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
道恒在人也又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言
人之事恒勝天也故桑穀生朝德修而滅災星
守次言善而退往迹昭然是在 陛下一加之
意耳且遇災致儆固自昔之所同而變異沓來
則未有若 今時之特甚者山移於關陝地震
於畿甸禁火星妖風霾物怪殆未易悉數而上
災異者廼假臣道以逢迎條時政者率拾彌文

以塞責甚者乘間抵隙因公濟私者比比也噫
以此格天天心愈失以此弭變變奚可消是豈
特可太息流涕而已耶蓋反躬則百廢具興修
德則天人交應臣竊以今日干和致災之大所
當亟改而夙圖者約其目為八事以獻 陛下
試垂聽焉一曰勤臨蒞以肅臣工臣聞憂勤惕
厲則綱紀不乖朝對時臨則聰明罔蔽此自古
帝王治平之要道也 陛下躬修 默不視朝
者二十年矣臣工怠恣法紀蕩然皆以此也臣

願自今早朝晏罷庶務必親斯可矣二曰正宸居以肅威嚴夫天闕九重固崇法象而深嚴邃密亦警非常此聖哲防微之至意也陛下駕駐西城已逾一紀矣工徒雜擾市賈喧豗非所以居重而慎微也臣願自今還居大內高拱穆清斯可矣三曰斥邪慝以崇大道夫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飛昇遐舉自昔罕聞況妖邪服食求福未必奇禍已踵古昔金丹之謬種種也臣願於凡挾左道以惑聰明者悉加斥戮而一

意於聖賢之道可乎四曰止齋醮以嚴對越夫法筵鄙褻有道者不談上帝高居豈道流可狎前代禱祠之無益比比也臣願於凡導焚修以崇妄誕者痛從屏斥而竭精誠於郊祀可乎五曰進君子以正士風夫君子進則天下治而庶靜無求者君子之節也今當途竊威福之權監司喜承迎之習善鑽求者為巧宦崇恬退者為迂庸操權者以傲狠為剟言事者以妄誕為直噫此風不熄昇平未可期也臣願陛下抑豪

橫而獎恬靜斯士風正矣六曰核邊防以遏狂
夫內治乖則外之橫而兵食將帥者內治之
本也今營門多孱弱之夫倉廩無經時之積庸
才當專閫之寄而文法之制縛復嚴債帥肆掇
尅之姦而貧士之膏脂日削噫邊防日弛狂
之擾所以日熾也臣願 陛下簡將帥而足兵
糧斯邊鄙安矣七曰寬賦役以蘇民困夫國以
民而立民以不竭其力而生今催科繁急撫恤
不聞且常賦之外無名而征者不知其幾也臣

願自今擇循良之吏蠲不急之征使吏治民安
閭閻無愁嘆之聲則人心和於下而天心應於
上矣八曰節浮費以裕國儲夫制節謹度則財
不害而民不傷縱欲肆情則不節之嗟至矣今
離宮別館照耀層霄道宇琳宮內外並建工徒
不息遠邇騷然木妖之禍可畏也臣願自今停
土木之工止不經之賞使費省用舒 國儲無
匱乏之慮則怨怒潛消而天和昭格矣雖然今
日可言之事豈惟是哉譬若大病之人四支百

骸無非受患之所而其本原要領之地則此八
者是也夫匹夫結憤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
大旱矧今政事之乖違者若此其衆則災變之
來誠非適然之數矣 陛下誠能幡然省悟奮
然改圖將見天鑒不遠災可為祥雖雍熙太和
之治無難致者不此之求而徒羽流勤禳祈之
術九卿條修省之文臣恐為之愈繁失之愈遠
矣狂瞽之言伏惟 陛下赦其愚而採納焉臣
不勝惓惓祈仰之至

賦遠監百王其取於民也有折糧之徵戶口之
後與夫鹽課料稅之輸歲計其入蓋二百四十
餘萬也及措之於用則有藩封文武之祿邊防
戍守之費儀章宴享之具其出僅百餘萬也居
常酬應固已過半之餘緩急徵求亦奚不足之
患哉承平既久糜費匪輕邊警頻仍供億日浩
軍國之需咸恤恤然稱匱乏夫先王之財藏於
民後世之財藏於官今以為在民歟則流離困
苦十室九空以為在官歟則府藏僅存邊儲懸

罄夫不藏於官也猶必取諸民以盈之今也不
藏於官不藏於民矣則又将何所取耶故賦不
可加用不可已司國計者亦奚必以他求哉陸
贄曰生物之豐歟在天用物之多寡在人不節
雖盈必竭能節雖虛必盈曾鞏曰有約于今而
浮于舊者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浮者必求浮
之自而杜之約者必求約之由而從之噫去浮
存約酌盈濟虛豈非今日足用之要務哉故汰
冗剩之員裁叨濫之食止無益之作減不經之

費停土木之營戒靡麗之飾止踰越之求省泛濫之賞罷彌文之耗嚴冒破之科凡所以為財之蠹者去之悉矣而其本原之地則在朝堂之上敦儉朴以示先佐理之司尚白賁以安節則有位著羔羊之化黎民皆蟋蟀之風入有式而出有經賦不待加而用無不足矣蓋尾閭之洩既止則頭會之斂可無當位之節既明則豐大之亨可致不是之思而徒曰不加賦而國用足焉不為弘羊之欺誕則為安石之理財其不肇

亂亡之禍者鮮矣

明資德大夫南京兵部尚書 贈太子太

保紫巖劉公謚文安議

自昔帝王之御臣也存以位敘其德歿以謚易其名斯二者所以顯賢立政重惟均矣然易名取類必考其德而求稱焉是豈特為歿者觀美哉將使生者以勸以懲不專刑賞而命討之典永垂焉故曰尊名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意其微哉帝王既遠制存而得其意者鮮矣我 國

家損益古前於茲特慎大臣雖穹階赫柄獲謚者僅十二三蓋不惟其官惟其人無濫及焉其謚之也稽德程功因人比義酌庶言出宸斷無溢稱焉夫施匪濫則及斯榮稱匪濫則傳斯信故觀渥惠徽名之所加則其德業猷為可識矣廼者留都大司馬紫巖劉公卒于家所司具以聞上惻然若曰是講筵耆舊朕夙克知矣諸卹典其毋薄仍賜謚曰文安夫文為館閣儒碩之美稱安非含弘雅靜者弗獲也二百年

來得是者率宿德名儒並公而五耳蓋實大名盛則禮優謚隆是豈易易哉公鎮定溫文根於性術沉潜砥礪深造粹然髫年即神穎著稱十九魁于鄉弱冠賜及第入詞林司紀載未幾直講經幄詞義剴切音吐鏘聳帝心恒感悅論者稱為講官第一發為文章根極理要豐潤典則為國華然自視歆然由束髮至白首未嘗一日廢書不觀也考文典教衡鑑端明樞衣入彀之英司帝制而秉國鈞後先相望其

列臺省藩服者不啻百人及貳秩宗議廟儀斟酌會通粲然明備上嘉納之考核南僚察輿情略細過不為赫赫聲雖被斥者無他語參筦樞鑰與勳璫並事黜私邪遏豪猾不徐不疾動中機宜故強宗革故戎伍鼎新然日周旋於一堂聲色未始異也初為宮允翰學率踰再考後進有躡致公右者處之怡然迺新貴人執政欲公附已抗詞力謝甘就閒曹不為屈焉應世酬物恂恂然不自炫及臨大事決大疑奮往力前

必協諸義而後已至若閨壺如賓白首無媵侍族鄙敦愛周卹有典常是皆在人者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好和不爭曰安斯名稱情哉嗚呼公是定於治朝懿行獲乎美謚有位者可勸矣而國制之善聖澤之隆謂不于古有光耶謹議

擬張良招四皓書

良惟智者不違時而失義仁者不潔已而後君勇者不知難而畏避君子修此三者故勳績見

當時聲華流後世也強秦肆暴天下棄之有識之士尤義不帝之者公等鳳舉鴻冥高蹈遠引誠肥遯而貞者矣語曰智者無道隱而有道見今主上奮自布衣執言正義滅秦誅項天下歸心大度寬仁用人惟已巖穴之士感風雲之會思垂竹帛之勳者形附而景從誠千載一時也公等守舊深藏過自引避重負主上傾注之懷豈有道則見之義耶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太子仁孝性成恭敬愛士主上移愛趙王

頻欲易之雖大臣強諫無能回主上意者夫太子天下本也本一搖而天下因之矣昔獻公廢申生而晉之亂也累世周天王欲易太子齊桓糾合諸侯為首止之盟而太子之位廼定焉故于今鑒晉之亂而稱齊侯之力者不衰今計可以回主上意者惟公等耳公昔避主上良已過矣今於太子可再避耶誠翩然而來左提右挈則太子之德業彰而位分定呂后羣臣之所以感公者豈其微哉夫資聞譽之隆以開主上之

殺智也即來歸之重以明太子之賢仁也舍磴
磴之信以成不世之功勇也是一舉而名實附
矣公其能忍而不為耶且吾聞之執小節者不
能成大烈終遠遜者不能樹榮名伊尹之耕于
有莘也成湯之聘幣不顧之再矣及其三使也
廼幡然而改堯舜君民之業出焉使執不仕之
高則亦終莘野之夫耳太公之釣于渭也年已
八十矣感文王後車之載故佐武王奮鷹揚之
勇卒之牧野功成營丘之祚與周室相為終始

焉向以釣渭終固人莫之知矣此二公者非不
能執小節終遠遜也以為功名不立非智也絕
人自靖非仁也退避求安非勇也故審出處之
辨以成終身之名致君臣之義以立累世之功
故業與日月爭光名與天壤相敝也公等其圖
之

擬韓信諭燕書

信聞之明天下之義者而後有所立審強弱之
辨者而後知所從得臣事之宜者而後無所背

明乎此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信不佞足下試垂聽焉夫秦為無道天下苦之漢王應運而興不階尺土仗大義以入關除苛法封府庫貨財無所取百姓無所犯誠三代時雨之師矣項氏負約王之漢中漢王含弘順受甘處險惡非其力之不足爭也蓋曰樂與天下共休息耳項氏復肆為不道放弑義帝漢王傷之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以討楚之弑義帝者

今已破彭城之都據敖倉之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蜚狐之口天下之事可坐而策矣而漢王過聽舉信於賓客之中立之於羣臣之上復命信出巴中下南鄭定三秦移檄魏王魏王不聽於是涉西河之外擣安邑之墟王豹成禽魏都不守迺絕上黨下井陘大破趙兵二十萬王歇斬成安君於泚水上噫意者黃帝之兵不是過矣此豈信之能哉漢王之教天之福也今信率漢之兵兼趙之衆度滹

沱臨易水輕車連軌驍騎齊驅不五日而距燕之都矣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夫燕固天下之弱國也無秦之強無項之暴無井陘之固無龍門之險而欲與全漢抗衡計亦危矣且趙者燕之蔽也趙亡則蔽撤不待智者而知其後矣故先介馳書而欲白之於足下也語曰天之所與人莫能逆易曰不寧方來後夫凶漢王為天之所與明矣足下能甘為後夫耶足下誠臣服漢王燕國社稷可得而保也

不臣服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所貴乎明智者外料敵國之廢興內察已勢之強弱不俟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已決於胸中矣夫豈暗於大義揜於人言而冥冥於從違臣事之宜哉信願足下懲三秦之轍監趙魏之亡熟計而早圖之也

與友人論文書

使至承翰札諭中稍及文事愚也學而未能竊有志焉欲一披露久矣茲因言及願以就正夫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曰文章與時高下又曰
六經無文法三代無文人夫黃唐虞夏光岳氣
完毓秀鍾靈聖人繼出理道之懿夙根厥中故
其闡詞吐論錫訓敷言而由衷之德音為心聲
之宣布雖不期於文也而為天下至文焉今觀
墳典所存六籍所紀何者非自然之文乎猶之
高明上覆天樞運矣故其發也為日月之照臨
為風霆之鼓舞為星紀之昭垂為雲物之班布
河者非天之文乎然天無意於文也博厚下載

地維立矣故其發也為山陵之聳伏為川原之
紆衍為波濤之滌迴為潮汐之消息何者非地
之文乎然地亦無意於文也噫知天地之文則
知聖人之文矣去聖既遠文教遂微丘明國策
失之誣莊列宋屈失之誕炎漢初興風淳俗朴
故西京之作簡明質古可望典謨嗣後建安之
體興江左之風盛纖華綺麗競巧爭奇月露風
雲隨聲逐韻世教蕩然文風靡矣元和啓運韓
愈肇興雖曰起八代之衰振一王之法然視西

京已未及矣矧足語於三代之隆乎宋室開基
雖值文治之盛極理學之純然體裁弗振音響
日微文氣索然殆同國勢雖東萊兩漢之求西
山正宗之選思欲有以振之然亦未能也降及
元無足云者我昭代初興重闢渾淪廓清
區宇太和盛治古同風故當時之文簡朴渾
成與時並美猶之太羹酒雖無醲郁之馨而
真意獨全宣成以來文隨世盛及嘉靖之初
至聖握圖人文炳蔚彬彬稱三代矣然數歲以

來後生流輩競逐新奇不論殷周竟求丘索然
神解未超殆同耳食枝葉雖茂本實已傾率竊
六代之緒餘文以莊騷之艱澁擬風之遐邈
迄墜于末習之纖華甚者聱牙窒舌以為奇學
步模形以為古叫號怒噉以為雄噫本之則無
而趨日以救是豈所以為文哉愚以為文者載
道之器也言文而不本諸道亦為輪轆飾而人
弗庸矣矧文且救乎要必本之於精神心術之
微發而為道德性命之奧則之謨訓以正其趨

恒修堂集 卷五 三
參之秦漢以廣其趣而又博觀於子長韓柳之間則道具於心文根乎道而諸家之識吾亦有以曲暢而旁通矣是之謂心聲宣著而為有本之論自然之文也則夫累代之救固勿問之而邇來之習庶幾少正矣 聖主考文之治詎無少補乎區區一得未敢謂然輒私布於左右心見難同毋惜往復幸甚

辭修郡志與別駕鄭三橋書

向蒙台諭云理菴公祖欲取郡志修正此嘉惠

部氓甚盛舉也側聞猥以見屬即具白不敢當矣昨頤齋舍親復述雅意公感知荷德鏤刻曷勝及迓而思之仄悚匪寧竟夕不寐蓋一方文獻繫豈細微必得一時名筆方可以垂不朽公齒髮衰殘學殖荒廢精力短弱識鑒昏耗自知萬萬不能勝此付託迺蹇公祖愛念之過遂不以其為不能耳且敝邦民物浩繁賢豪森立酸鹹異尚憎愛異情豈能悉當其心哉且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必篇什盡附於山川親姻盡列於

人物是非取舍各徇其情微顯抑揚不謬其旨
方可免忌謗之一二耳此豈所能為者哉一或
殊科弱者必發於聲強者必播其惡矣昔在癸
丑榆次又泉閻公承臺省公祖之命修晉通志
士夫疏札請囑日盈几案闖門索報者紛然莫
已後裁答不遑稍從厭謝即怨惡交騰至生他
議遂起禍端乃逡巡退避竟不敢具草至甲子
歲學使際巖周公廼集諸校師編列躬為裁正
始克成書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公不及

閻公奚啻十倍而敢為閻公之所不敢為者哉
天日昭垂鄙衷真切非敢飾詐要名敬祈臺下
於太公祖處委曲道達俾得改屬鉅公顯者則
名德足以服羣心威望足以鎮多口速成不刊
之典永為晉鄙之光矣若公則萬萬不敢當也
草率冒干罪狀無任伏惟鑒原諸容躬謝不盡

瑶池西望圖求文小啟

家母鄭姓為閩世族先編修以翰邊旅閩父前
母賀孺人歿母歸繼焉育不肖尚弱齡先編修

慎修堂集 卷五 三
見背家母撫視訓誨不啻嚴師辛苦備嘗有人
所不堪者嘉靖壬子以翰林考績蒙恩封
太孺人今年六十有三秋八月三日為壽辰
屬張路氏作瑤池西望圖為期頤祝敢祈大筆
俯賜序言不勝榮幸

書院圖求文小啟

姑射山在敝郡之西稍南一舍而近平水出焉
沸發奔流匯為巨池分十二渠溉田數百頃泉
甘而上肥竹樹茂密居民鮮少絕無車馬喧囂

之聲山之陰有洞深窅仙蛻儼然然鳥道孤懸
好奇者間一至之每思結廬其下讀書譚道以
自適暇則探奇陟峻臨水濯纓以收山川之勝
然方縻簪紱未能自入洛念之愈切乃屬平
山張子繪為圖時一展省恍若脫屣塵依林樾
灑然於清泉白石之間也又竊自思安得大雅
宗工駿發雄文為我洩山川之秘寫胸臆之私
乎恭惟明公斗望壁文龍雷天下大篇秀句照
耀古前伏祈俯惠片言俾琰琬光垂子孫瓌襲

不勝幸甚幸甚

義命說

天下有至微之理有至著之道至微者命也至著者義也義惟其著也故不可須臾離焉命惟其微也則杳冥昏默有不可以易窮者矣故聖人之教惟欲人致力於其所當為而不使馳心於其所難必嘗觀仲尼之道無行不與矣而罕言命焉而天道不可得聞焉至於義之訓則疊疊不窮矣故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曰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仲尼豈後倦乎微言而先傳乎近易者哉今夫天下之名物若是其浩繁也事變若是其紛錯也而莫不有當然不易之宜焉是之謂義也義在是而命亦在是矣吾誠真知而固守之則富貴不淫也貧賤不移也威武不屈也義立而命隨之矣苟或諉於命焉則人事修為皆可坐廢縱欲自肆靡知紀極矣矧窮通得失搖於中生死安危怵於外而義先失矣其亦如命何哉故孔子寧衛卿之不

得而不主子瑕孟子雖魯侯之不遇而不尤臧氏堯之天下可受舜雖奮於側微不顧也周之粟不可食夷齊雖西山之餓不顧也是數聖賢者豈其性與人殊哉蓋真見夫義之當盡而於命無容心焉惟以義而定命故義盡而命立矣是精義而至命者聖人之事也循義以俟命者君子之學也下此則諉於命而悖於義矣噫諉於命而悖於義者奚為而不謬哉

稼說擬

夫力稼以冀有秋者農夫之事也懋學以俟有成者君子之道也是二者迹類而情殊事若同而中則不容以不異者也何也稼者種之美而力之者謀食計耳故擇地而施之乘時而播之及熟而歛之則含滋吐秀而遂其適口之求者宜也利乎外者也若夫君子之學則異於是矣蓋學以謀道豫乎內也為己是求道斯致矣使方其修功之始而即乘之以適用之思則為人而學內馳而外荒矣故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

有攸往夫不耕不菑非無為也為其所當為無
心於為也不穫不畲非無獲也安其所自至無
心於獲也噫斯之謂君子之學也是故道也者
君子之稼也體仁以為種立禮以耕之集義以
耘之履信以耨之守貞以終之凡其所以乾乾
而不息者猶夫農也然其心則曰為之自我者
當如是也無所為而為以自成耳至舉而措之
於天下焉則時之所遭於道無加損也君子詎
容憧憧於往來而若農夫之閔閔於望稼也哉

噫是亦毫釐千里之分為已為人之辨蘇氏蓋
急於獎進乎人而未之及者也

師說解

愚讀韓子至師說未嘗不廢書而喟然也蓋傷
其時予其志而病其言云伊尹曰天之生斯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是師之作也
天以佑民也故剛柔善惡之至于中也知愚賢
不肖之協于極也莫不於師焉賴也有志於道
者莫先於求師能自得師斯可以弗畔矣何當

時之不然也吝驕封閉而顧較相若於其年語
崇卑於其位而卒耻事於師師之不復道奚由
進耶吾故曰傷其時夫時莫予宗使少形人已
之分者則必曰我能是是亦足矣人之能否無
預也我知是是亦足矣人之知否無預也而愈
之志不然也蓋以善者天下之公理我能是而
人不能我知是而人不知吾病也故奮不顧流
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殆
庶幾乎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以天下為度者矣

吾故曰予其志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易
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孔子亦曰自行束修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夫聖人之心豈不欲天下同歸於善哉而必待
束修舉而後教施憤悱至而後啟發者何耶蓋
誠有見夫師道之不可以或輕施教之不可以
或枉故耳而愈乃怒號騰說惟恐人之不已師
焉至謂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噫
亦異於孔子矣夫道積厥躬人資於已不得已

而應之者師之宜也汲汲於為人師師道何由
而立耶且古昔之所以為師者吾聞之矣本之
以道德性命之微焉修之為格致誠正之學焉
措之為齊治均平之用焉其弟子之師之也主
之以純一未發之誠焉先之以紹介通名之度
焉終之以服勤就養之勞焉蓋其資之也遠故
其師之也隆師之也隆故其成之也大其窮也
則繼千聖之絕學其達也則囿天下於文明矣
噫此古昔聖賢作之師者之明徵也愈不是之
求而乃急於自銜焉師道已先廢矣師道廢其
奚能淑耶矧其所謂師者不過詞章文藝之末
耳恐亦非所以為師也善夫記曰師道立然後
人知敬學人知敬學然後善人多善人多然後
朝廷正而天下治噫惜乎當時無以是說而規
愈者

義利辨

天下之道二義與利而已矣毫釐千里其究甚
相懸也出此入彼而其幾則甚可畏也幾之弗

辨義利之途混而聖學荒矣辨之維何亦曰於其心耳蓋天下之事求於迹則紛見疊出未易究其歸宿之途求於心則原始要終自有以燭其精微之蘊故曰舜黜之分利善之間也夫舜大聖人精義之盡也黜則大盜逐利之尤也而其所以分乃在利善之間焉噫是可以見辨義之學之當求於心矣蓋成心淨盡則天理流行有我一萌即私邪暗塞是故其明乎善也則曰吾性分之所固有也其誠乎身也則曰吾職分

之所當為也凡其遜志而時敏黽勉於厥修者皆以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耳必若此斯可謂之義也苟有一毫失得之恤後獲之思焉是即利矣豈必有為而為而後為利哉故舜之盡事親之道也共為子職而已矣故為天下大孝焉使容心於底豫而允若則即涉於私矣伯夷之不食周粟也求適於心而已矣故為百世之師焉使曰吾將以廉頑而立懦則即入於利矣噫義利之際其嚴矣哉今即途之人而叩焉孰不曰

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辨之若甚
悉矣然究其行焉則未始不以利為義也豈惟
夫人雖賢者亦或昏焉良由析理之未精信道
之不篤耳夫不精者其見滯不篤者其守移滯
與移而可與存義者幾希矣噫此精義入神所
以為聖學之極功歟

朱陸同異辨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易人傳曰天下同歸而
殊途一致而百慮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自昔聖

人所以繼天而立極者無不同也道無不同則
學夫道者亦宜無不同矣然智仁異稟健順異
能則其所以為學者自有不能同者矣所入之
途雖異所造之域則同其有得於道均也少或
泥焉則非矣故曰君子以同而異明乎此斯可
以辨朱陸之學矣朱陸之學均之學聖人者也
學聖人亦既得之矣則其始之異也乃所以致
其終之同也執而議之夫奚可哉昔七十子皆
躬業於孔子者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

已二子之學亦異矣然其歸則皆弗背於孔子之道者也矧朱陸二先生倡明道學於時君屬禁之年遜志潛修師心奮往又焉能以必同哉方其始會於鵝湖也無極太極之辨支離禪定之譏誠冰炭之相反矣然皆早年未定之見也至其中若白鹿義利之講伯恭子壽之文其疑信者尚相半也迨其終則書問之交修友朋之議論蓋有不約而自同者矣是其始也非立異也所入之途異也其終也非苟同也所造之域

同也蓋象山之質高明故以尊德性為主晦庵之資篤實故以道學問為先然其兼體而不遺交修而並進者固未始異也此其所以均得道真而卓乎莫及也支離禪定之非乃其門人之流弊耳豈二先生之學然哉若其造詣淺深之異則又有不可強而同者矣晦庵義理微旁通曲暢且取善之公宅心之廣即其見於與陸學之始終亦足以集諸儒之大成純乎不可尚矣而象山之蚤世所養固以未醇無極之疑則

又其體認之偏所致也是非優劣之分誠有俟
千聖而不惑者而近世顧有師陸詆朱自立門
戶掇拾煩冗著為簡篇以售其陽是陰非之計
者其於晦庵固失矣於象山亦奚有得哉噫二
先生之學固自在也何加損耶是亦毫釐千里
之分不可不辨者

原性復性定性同異
孔子之係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他日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

上知與下愚不移噫至矣哉天下之言性者盡
於此矣夫道之大原出於天性者天之命也無
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蓋曰天之所以為
天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其健順也即其
陰陽也其五常也即其五緯也理主乎氣氣載
乎理氣充乎質而理具於心是之謂性也天至
善人之性亦至善故曰天人一也有不善者豈
其初哉蓋陰陽迭運者其原也繼善成性者其
立也相遠不移是豈其性之罪哉故子思邈其

原也而曰天命之謂性焉孟子舉其立也而曰性無不善焉旨同而文異言殊而致一者也自孔子沒而微言絕陋儒作而大義乖迷性命之真攻佛老之教者比比矣昌黎氏李翱氏思以易之也故原性曰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者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夫性者萬物之一原天下之動貞夫一耳而上下而惡焉雜夫性者也非其本體也復性曰人之所以為聖者性也所以惑性者情也情不作

性斯克矣夫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發皆中節天下之達道也情可去耶二子之論皆非也天開有宋真儒乃興程伯子玩心高明獨契道體接孔門之正脈者也故其告子厚之定性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又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噫是真有以得性情之

正而契孔氏之遺矣夫將迎內外之皆無則虛明純一而寂然不動之體以立順萬事而無情則因物賦物而感而遂通之用以行是其蘊諸內也無所偏倚而中焉性主乎情而弗雜於情所謂可導而上下而惡焉無之也發諸外也一皆中節而和焉情見乎性而非賊乎性所謂所以惑性者無之也二氏之非蓋不俟論說而較然矣夫昌黎因文見道故有以識乎情之發而於性之本則未也習之刻意詞章故僅聞乎性

之名而於情之實則昧也措詞立論雖稍有優劣之殊而較諸明道有德之言自爾懸絕矣夫天下之理無異道天下之人無異性性道明則已性盡已性盡則開塞偏正人物之性未有不

諸葛管樂優劣評

昔孔明高卧隆中長吟梁甫每以管樂自比時人莫之許也噫豈惟時人後世寡聞之士習見

之臣執而議之者亦屢矣莫不曰管仲相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亟稱如其仁樂毅受
昭王之任連趙魏驅銳兵復深讎滅伯國遂顯
天下二子之功偉矣孔明祁山六出而成功竟
落落焉噫是曷知夫君子之論人也原其心不
滯其迹正其義不計其功者哉夫孔明之恬淡
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其所養固已純矣躬耕南
陽以待天下之清魏吳不屈必俟帝室之胄三
顧既勤幡然來應仗大義而篡逆之罪明撫巴

蜀而炎燼之傳永是其窮也有所養達也有所
施處也有所擇出也有所為則雖奔走鬱抑而
迹有或淹志決身殲而功未克立者天也非人
也二子之所養固未有聞若其忘君事讎則大
本已虧挾周強齊則詐力是尚管氏之烈卑矣
樂毅之君亡奔趙託孤之節既非居趙通燕不
二之誠又失噫二子之心之義其視孔明何如
哉愚嘗為之言曰孔明以王佐之心而明萬世
君臣之義管樂以一時之烈而紊萬世君臣之

防

讀文章正宗書事

語曰六經無文法三代無文人又曰文章與時高下誠然哉夫陶唐虞夏宇宙氣完毓秀鍾靈三五大聖出焉闡詞吐論雖無意於文也而古雅簡奧天下至文焉今稽六籍所載是已周末文敝莊列騁虛魏晉以降纖華競麗宋稍黜浮體裁弗振文敝極矣西山斯集思以正之也故蒐羅古昔鑒別妍媸審邪正之歸昭廢興之故

標題序目取則聖經去取折衷悉稽理致今觀其詞令之文莊而典議論之文闕而正序事之文贍而則詞詩之文肆而中咸根諸理道不詭於聖人上下數千百年間西山之心亦勤矣其操心也切其効力也精豈徒錄成籍炫著述者所可同哉學者讀其書而得其心焉文其可興乎雖然文者道之枝葉道者文之本根徒事於文而不知乎道終亦買櫝亡羊之見耳故必因文而求乎道得道而忘乎文斯則善學文者也

朝家以之訓士其意謂不在茲乎

周公吐握圖贊

維昔周公思成先德輔相成王克艱厥職夙夜
乾乾求賢是亟恒念訑訑疇能我即不有仁賢
其奚能國人罔棄予維予之則奔走致迎柰何
不力一飯三吐敢曰安食一沐三握敢曰寔息
憲言致恭威儀抑抑道立政成厥勳丕植誰寫
此圖聖心遠得再拜肅瞻恍見顏色噫嘻至人
恢廓莫測元聖德優人臣位極矧於天王骨肉

羽翼相業皇猷高明允克尚急親賢恐違頃刻
聖不自聖于斯超特萬世元臣宜圖是式

滎河令雷天泉遺愛碑銘

滎河古綸地夏少康邑也地瘠且隘厥賦額三
萬而餘民終歲力稼穡甫僅僅給嘉靖中年屢
不登乙卯地大震人民流徙覆壓者莫可殫紀
負租稅至溢於額歲積月增邑因以憊適關塞
備司計者以乏軍興虞催科紛沓簿責趣辨
期會峻迫長吏懷綬來謂未易為理輒束民若

濕薪甚則頭會遺民相株連令代輸逃已租復懼其亡也悉逮繫園墻及諸非所無休已時庾死者相枕籍由是細民潛伏山谷視城邑若罟阱莫敢闖故租賦益不入邑政愈不理令長坐擊去者四三人隆慶戊辰夏上蔡雷侯以司寇郎謫令於茲至則咨詢耆耇下逮芻蕘探索隱微求民病利閱旬日喟然曰起弊自有要錮民胡為哉廼首黜不經之征汰濫及之役禁察非法簡除煩苛盡召諸繫頌者至於庭令之曰毋

匿賦毋飛灑毋詭名各輸爾惟正之伊子弗連坐汝代輸也復令之曰人有逃已田豈盡蕪廢哉今直治其地者輸其租予不追議既往也汝能若吾言乎衆稽首曰允若此吾民幸甚遂與為約期盡釋之復稽舊籍均徭賦酌徵輸塞姦蠹取無良一二寘之法以示懲百姓欣欣然曰吾今乃胥匡以生矣邑之故習令將至佐史發歛盛供張帷帳食飲又責市區益備諸器用百需咸具既至列置署中為令固有侯顰蹙曰吾

起家寒素是非所寢處也盡却以畀其人邑之故習令出疆里魁科重貲帥羣役以從云為束脩之餽廚傳之供也侯曰吾素寡交際甘蔬糲惡用是為哉竟裹糧單騎行自民之畏入城邑也望見吏卒持檄至胥避匿恐不深邑即以拒捕論驅市人持挺刃環其居若圍大敵然侯有徵集但手書片楮付鄉正無不如期至者自是邑居者樂其業村居者安其耕比徵賦車牛負載緼屬不絕課更以最聞又為之正灘稅以省

公輸議退馬以備賑貸揚節婦以厲女貞時考校以作髦士表先正之里創養士之田政舉紀綱事從條貫四民孚洽百里改觀轉徙來歸欺誣屏息咸熙熙愛戴如赤子之得慈親也邑以大治稱於河東部使者交以侯治行薦於朝明年秋天子擢侯知忻州時秋防孔棘特簡材賢往固邊圉云榮士若民皇皇然聯牒乞留於憲臣弗能得乃謀琢貞珉以紀盛美而庠士某者民某等不遠數百里來謁予文予昔視學中

州校侯文大奇之拔冠諸生復得師帥錄上行履端謹狀心雅重焉頃侯莅榮屢聞政善民宜每竊為慶及聆士若民所云愈慶予信之不失也然以病未能即有言今年秋侯去邑已踰四年矣士若民之踵予門者不啻十數往迓也夫勢分既移則情非求悅歲月既久則輿議愈真是可以見侯得民之深可以見邑民思侯之切又可以見邑士尚民風之厚且淳矣彼疾視其民使民畏若豺虎鬼神不可嚮邇而顧謂俗梗

莫可理者謬非甚歟侯名大壯字欽履舉嘉靖壬戌進士今以司馬大夫制居其德業方日進未可涯云銘曰 榮光河溢地夙稱靈朴魯質約厥俗懷刑災沴荐被坤厚拂經流離殄瘁民用匪寧田卒汙萊其何能足維彼褊心督租荼毒株及顛連于岸于獄玉石誰分淪胥以屬民視我讎惴惴恐即 帝命雷侯與民休息言念子遺痛心動色鞠育撫摩回生起仆侯始來榮民困蹙額蠲滌煩苛頌聲四達侯始來榮絃歌

稀闊興學講藝譽髦卓越民有恒賦徵發惟時
民有逋滯酌損與宜獄市不撓俾緣南畝曰我
師保曰我父母引養引恬奠厥攸處執熱以濯
若旱時雨英聲嘉績薦牘交揚民親平易紹漢
循良豈弟君子邦家之光 天子需賢擢守冀
方為國長城固我西鄙榮民徬徨如奪恬恃云
侯昔至民始樂生侯今於邁疇卹瘁紘維古愛
賢懋崇勿剪襄漢懷羊望碑在峴侯心惠乎先
民並美遺澤如新追慕曷已懿德攸好民秉之

彝礩石刻詞永世之思

擬連珠

蓋聞鵬化圖南必資健翮神龍上下尤俟蒸雲
是以在田化普式當中正之時一德格天實藉
阿衡之任

蓋聞蹇駑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弱翎不奮
鯨波之翼是以明堂梁棟必大木斯隆清廟珪
璋以美玉為寶

蓋聞天運不窮故鴻鈞順布川流不息迺直注

滄溟是以傳說啟心欲終始典于學成王懋敬
日緝熙于光明

蓋聞良馬不調千里之途莫騁璞玉不琢珪璋
之用斯亡是以罔念作狂迺日流汗下有教無
類則聖賢同歸

題螺江西嘯卷後

是卷為吾郡故翰撰王先生北上時諸文學贈
言也先生應洪武癸酉歲薦入辟雍遂舉京闈
鄉試歷校官邑令聲稱蔚然徵修 高廟實錄

成擢館職坐位直罷歸閱若干年而歿是卷遂
流落他氏先生五世孫水部君懋行力購復之
間以相示且命識于後夫文獻之徵古人所尚
矧先生海內聞儒今觀卷中所稱述可得其大
都然胥規胥飭不徒頌焉友朋相與之情令人
想見而先生所樹立無負所期噫是豈特為子
若孫者所當寶哉水部君再捷高第文行名一
時象賢嗣守此亦見其一矣然考是年我
高帝開科甫三四教法方詳貢典特慎迺博士

諸生風流文采類彬彬可觀時蓋未始以黌校為利達途也頃科目勢偏薄貢為常調然求士如當時殆未多見矣憂世者可無亟反之耶

葉母還金跋

余讀還金傳而重有所感也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又曰利令智昏夫葉母戶庭不出諒未有於言也而見子遺金之得若將浼已必委曲以歸其人彼其忠實心誠故非義若浼也世之人啟口尼輿高自標許者

何限也及其臨刀錐之利則黷貨徇財有甚於白晝之攫者雖冒時議干憲典若罔聞知噫彼其平時儻以婦人擬之其不艴然怒勃然變乎色者鮮矣夷考其行則視還金者何如耶嗚呼觀是者可以興矣

雖是皆可以與矣

色者難矣更若其於限味最金者所以與也
其平則難以入於其不難也然變乎
曰畫之野者難耳却難于憲典若問問味變如
何則必以其曲不難之味限難於問報其味

